

校重

古文辭類纂評註

五

即佳兵不祥之意

音注評校 古文辭類纂卷十九 奏議類上編九

蘇子瞻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不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饑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謳同音摘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旣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

自古人文主好動干戈  
而禍大云歷引戰勝

秦政用兵之害

漢武用兵之害

隋唐用兵之害

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突厥音谷欲渾音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女六切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

臣故曰劉海峯云下  
勝而禍小

直指時事

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歷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瀘。普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累老弱。

此數行抵一篇弔古  
戰場文

且使陛下劉海峯云  
兵將弱財匱不可用

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  
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  
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  
憲之師復出於洮音切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  
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  
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  
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剗音切枯鸞力轉魚鼈以爲膳  
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  
珍之美必將投筭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  
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而况所任將  
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  
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

且饑疫之後劉海峯  
云此言盜賊蠭起不可  
用兵

夫之所背劉海峯云  
此言天心厭亂不可  
用兵

入情入理

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筆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

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劉海峯曰沈著痛快足爲忠諫之式。○姚氏曰余嘗論東坡此書是子虛烏有之事。蓋東坡在黃州既聞永樂徐禧之敗。神宗悔痛乃追作是文。聊以發揮己意。其以烹宰禽獸爲譬。乃是黃州戒殺議論也。史言神宗於永樂事後恨昔無人言其不可。又言在內。惟呂公著在外。惟趙高言用兵非好事耳。吾度公著高之言未必能及東坡。此言之痛快。若果先代方平而方平上之。帝安得忘之哉。近畢秋帆續資治通鑑取東坡書爲方平實事載於元豐四年。



帥無附會

寶元慶歷

皆宋仁宗年號時趙

王韶句

韶字子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

廷議

熙河

韶乃直扣定羌城破

結河族斷夏國通路進臨寧河羌瞎征

知搜絕拔柵去按熙州河州在今甘肅

章惇句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江

叛本進兵銅佛壘破其衆木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按渝瀘今四川巴縣瀘縣

沈

竑招之淫於夷婦被殺惇以三路兵平懿治鼎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遂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決按梅山在今湖南新化安化兩縣

川羅晏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梟之瀘川逐柯陰酋於柯陰降之渝州南川獠木斗

沈

起句

沈起代蕭注守桂州委晉密受旨擅令譖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趾

李憲句

憲宦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劉摯論其貪功生事頓兵

興宗明州鄭人舜

字執中福州人

李憲句

以城蘭州按洮州北周置今爲臨潭縣宋時屬秦鳳路

## 蘇子瞻徐州上皇帝書

姚氏云按公黃州上稿而未及上也

臣以庸材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令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餅竭則饑雷恥脣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

慎王東歸。聯其居。  
控制形勢利便。斷畫錦自炫之小見。  
無中

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驕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陵<sup>音</sup>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馬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sup>音</sup>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櫨<sup>音</sup>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sup>音</sup>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武以三十萬人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其民宜於兵。

所以形勢之地而不知  
所以守宋之武備可知

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治。冶戶皆大家。藏鑑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旣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散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京東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況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饑寒亡命。强力鷙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郤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

蠭蠻者得所用亦化

固守徐州卽保全京  
東一舉兩得

總音

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既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募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採石以贍<sub>音</sub>城。數年之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採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嘗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糧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

不修博奕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息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暮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欲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滋熾者以

其守臣權輕則無以盡其職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

此法殊未善

因地制宜才是良法

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闊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晉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強盜頗賜緝錢。使得以布設耳目。畜養爪牙。然緝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葺捕盜賊。得以酒予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歲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然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東西。河北。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鷺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聲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

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吏。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切他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鯢鰐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目委曲臣。

明進豪傑消弭盜賊  
本是良法但患奉行  
固是善耳

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武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茅順甫曰。此等文字識見筆力並入西漢。○吳至父曰。此文前幅實雄俊有豪傑氣。然猶不免虛橋。

備員冊府

歐陽修曾  
薦諸秘閣

兩郡

杭州、衢州、杭治今浙江  
杭縣、衢州治今山東諸城縣

河北

黃河以北、今直隸等地

罍樽

徐

州

治彭城、彭城、今銅山縣、徐州襟帶江淮、枕聯河洛、東接齊魯、西通梁楚、且梁橫絕其前、四山合圍其外

咸陽

長安縣

材官句

見《史記》言  
下向之勢

樓堞

櫓、城樓、堞、汴

即汎水、在河南泗縣入山東、自泗水

北、戲馬臺

有三、此在銅山縣南、宋劉裕大會賓僚于此

仞

八尺、袤

也、柵

當作柵、圓木、自城下垂、用以擊敵

跋扈

梁、強、沛

沛、宿遷

今江蘇宿遷縣、劉裕宿主

朱全忠

五代梁主

碭山

今江蘇碭山縣、魏太武

名叢、姓拓跋氏、宋元

魏攻彭城不克、王智興

史稱其掠鹽鐵院及貢物、劫商旅、殺異己者

呂布

漢末

先、東

漢末曉將

爲曹操所殺

**劉備**

蜀漢主

**楚弓**

楚共王亡弓，左右請求求之。王曰：「楚人亡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子聞之曰：「惜其不大也。」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

櫓

城上守禦也。

**鄧**

結砌也。

**沂州**

治今山東

**王嘉**

字公仲，平陵人，建平時

**一千石**

漢制郡守

**二千石**

秩二千石，青

州名，

名

治今山東縣

**鄆**

州名，今山東

**繕錢**

繕，絲也。以貫錢，漢武時令諸賈人末作，自度其財物

**錢**

齊東歷城縣名，治今山

**曹州**

治今山東菏泽縣名，治今山

**黃霸**

字次公，淮陽夏人，武帝末以特詔入錢賞官

**施鉞**

州名

大將持之。

**高仙芝**

高麗人，官唐

**封常清**

蒲州猗氏人，唐

**李光弼**

營州柳城人，唐東都留守

石卒

**薛宣**

字禮君，東海鄭人，少

**朱邑**

字仲卿，廬江舒人，少

**邴吉**

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

**邴吉**

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

少爲廷尉書佐。

**段秀實**

唐臨淄人，舉明經便

棄去。

**鮑叔**

似鯉而小，

**鮑叔**

似鯉而小，

**鮑叔**

似鯉而小，

**鮑叔**

似鯉而小，

庸錢古力役有征，每歲不

過二十日，不役者

**閻功**

有五品，明其

**任子**

漢制二千石以

**任子**

上得任一子為

**任子**

上得任一子為

**任子**

上得任一子為

日爲綯三尺，茲云錢者，免役所輸之錢。

**閻功**

有五品，明其

**閻功**

有五品，明其

**閻功**

有五品，明其

**閻功**

有五品，明其

**閻功**

有五品，明其

閻功

郎流外

唐制一品至九

外則別置九級，無正從

爲流內。

**永寧**

晉惠帝年號。

**山濤**

河南人，晉侍中。

## 蘇子瞻圓丘合祭六議劄子

處、圓、同、圓、○

臣伏見九月二十二日詔書節文俟郊禮畢集官詳議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歲廟饗典禮聞奏者臣恭覩陛下近者至日親祀郊廟神祇饗答實蒙休應然則圓丘合祭尤當天地之心不宜復有改更臣竊惟議者欲變祖宗之舊圓丘